

般若「以行為宗」

釋開仁 2014/8/6

一、前言

印順導師在著作中，經常提示佛法是宗教，與其他的學說（哲學、科學等）不同，宗教必須具備自覺與覺他雙面向的實施，方有其出現於世之價值，這是導師對佛法的根本立場。當然，也基於此，於其著作中只要讀者稍微用心，即可獲得親切的感受，以下，將約略說明之。（按：引文的出處，源自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p.1-53，筆者不再一一標示。）

二、梳理脈絡與掘發宗要

最近重讀《金剛經講記》（收錄於《般若經講記》），深刻體會到導師對佛法之至誠懇切，舉凡所寫所說皆理通無礙。導師在《金剛經講記》的懸論提及：

本經文義次第的艱深，實為印度學者所公認！所以，我國本經的注疏雖多，大抵流於泛論空談，少有能發見全經脈絡而握得宗要的！

《金剛經》確實是文義深廣的一部經，不過，在百家爭鳴的大乘教法中，般若思想到底是以實踐為宗趣的，如說：

般若「以行為宗」，所以與側重境相而嚴密分析，側重果德而擬議圓融者不同。

也因此，在金剛經的宗要上，就特別強調有二項特質，菩薩應貫徹始終地轉起於整個菩提道上，直至成佛。如說：

此二——住與降伏，於菩提心行上轉；全經宗要，不過如此住於實相而離於戲論而已。

這簡短的收攝——離戲論而住實相，即是梳理全經的脈絡，以及掘發此經之宗要，讓讀者一目了然，建立正確的方向。

三、抉擇病因與辨證指南

導師通常梳通義理之後，皆會提供世尊抉擇病因的說明，修行的大方向有了，更應掌握凡夫的根本病因所在，否則若以我為中心來實行，再多的時間，也於資糧無益的。如說：

眾生的不能徹悟實相，病根在執有我法的自性；所以見色聞聲時，總以為色聲的本質是這樣的，確實是這樣的，自己是這樣的。由於這一根本的執見，即為生死根本。

我我所見，實為戲論的根源，生死的根源。

《金剛經》保留了原始般若重視無我的特質，直指眾生不能徹悟實相的病根，就在於我見或自性見，要看準根源，才能連根拔起。甚至於在還未能斷除這自性執之前的初修階段，理應就必須處處提醒自心莫為自性見所縛，讓我見越修越薄弱，讓般若越學越增明，這樣的省思自心，才會明了沒走錯方向。

話雖說直指病因在於我見，但要除之，談何容易呢？所以，導師引領我們由文字般若著手，由淺入深，漸見深廣，如說：

佛陀所要開示的，即正覺現證的——能所不二的實相，本非世間「般若」的名義所能恰當，但又不能不安立名言以化導眾生。

實相非離一切而別有實體，所以不應離文字而說實相。同時，不假藉言說，更無法引導眾生離執而契入。

文字雖不即是實義，而到底因文字而入實義；如離卻文字，即凡聖永隔！

所謂的文字般若，當然不是指知識或文字的層面而已，假如無法從佛說的言教中，建立起般若正見的話，我想這還不算有體悟到文字般若的意義吧。換言之，以般若為導的發心，乃至於菩提大道中，行者皆須念念以般若來省察自心，莫為無明戲論所侵，由聞入思，再經思啟修，逐漸地離執而契入世尊現覺的實相。

離妄證真，也通於二乘的，故而導師更為我們辨證了菩薩道應具足的指南，如說：

菩薩綜合了智行與悲行，以空慧得解脫；而即以大悲為本的無所得為大方便，策導萬行，普度眾生，以此萬行的因華，莊嚴無上的佛果。要般若通達法性空，方能攝導所修的大行而成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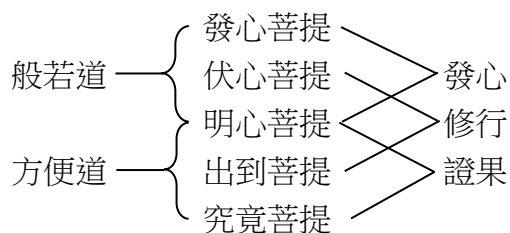
雖說三心相應，同等重要，然導師巧妙地點出「以大悲為本的無所得為大方便，策導萬行，普度眾生」，言下之意，似乎是要強調平衡智行與悲行，莫使菩提信願，落入空願空信而已。

菩薩道深廣無際，幸好《金剛經》及《大智度論》等統攝了每個階段應有的學習內涵，如說：

二道各有三階，綜合凡五種菩提，總括了菩提道的因果次第。明白此二道、五菩提，即知須菩提與佛的二問二答，以及文段次第的全經脈絡了！

二道，為菩薩從初發心到成佛的過程中，所分的兩個階段。……般若即菩提，約菩提說：此二道即五種菩提。

二道、三階、五菩提，就是菩薩道的指南，或修道次第。導師於書中簡要地給予表示如下圖：



有了長遠廣大的修行指南，同時，也該擁有憶持《金剛經》全經經意之核心要領，如此才能日日思惟，天天增進。導師於書中有一化繁為簡的釋題，如言：

發菩提心者，能以如金剛的妙慧，徹悟不失不壞的諸法如實相，依菩薩修行的次第方便，廣行利他事業，則能到達究竟彼岸——無上菩提，所以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。

上述這段釋題，對修行者來說，實在是精要之極，記得要謹記於心。

四、生活體悟與運用六度

此時此地此人的佛法，要能契理契機才行，導師對此相當關注，因此，雖然《金剛經》或般若法門有點深奧，但從它的體悟管道而言，還是不能離開生活的，如說：

從體悟說：性空離相，不是離開了緣起法，要能從日常生活中去體驗。所以，穿衣、吃飯、來往、安坐，無不是正觀性空的道場！

行住坐臥，語默動靜，到處都是破自性見的道場，時刻正念正知性空離相的正見，保持離執的清淨，佛法怎麼會無法運用到生活呢？其實，確實省察起來，不是經論的問題，也不是導師的問題，是我人用不用心的問題才是。

菩薩道離不開三心與六度，上面說過三心，這裡要介紹六度的運用，導師說到：

要救眾生，不能不犧牲自己去利他——布施：這必須具足物質救濟，以達到眾生生活等的滿足；必須以戒忍的精神，達到人與人間和樂安寧；又必須以進、定、慧的教化，革新眾生的思想意志，而使之歸於中道。從前，僧團中的「利和同均」、「戒和共遵」、「見和無諍」，也即是六度精神的實施！

由上述可了知，六度非止於各別的六個項目而已，其亦可成為巧用於心的三組觀念：第一組是「布施」，第二組是「戒、忍」，第三組是「進、定、慧」。悲濟眾生，不能不犧牲自己去利益他人。在人間學習與度眾，就得與人共處，而這人際關係的建立，又必須

有戒與忍的精神，否則彼此無法和樂安寧。物質或體力的救濟，或是克制煩惱衝動的行為，倘若欠缺了進一步的意志革新（即自淨其意），都還只是表面的功夫，故而菩薩更需以精進與定慧的教化，讓自他的心志，得以洗淨，這才是最徹底的拔濟。

五、結語

一路走來，自覺得曾讀導師著作的人，修行比較不會怪，說法比較有包容心，信仰也比較不會受其他學說的影響。

導師在《金剛經講記》給予後學的勉勵，如說：

佛法以因果為本，凡能戒正、見正、具福、具慧，能信解此甚深法門，決非偶然，而實由於「夙習三多」。所以，佛法不可不學，不學，將終久無分了！

所謂的「夙習三多」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8（大正 8，276b）是指「多見佛及供養」、「種善根」及「親近善知識」；而《大智度論》卷 61（大正 25，489b）前二相同，第三項則為「久修六度」。然而，不外乎就是福慧二行，學多學少是個人的用功問題，但假如完全不學，將終久於實相無分的了。